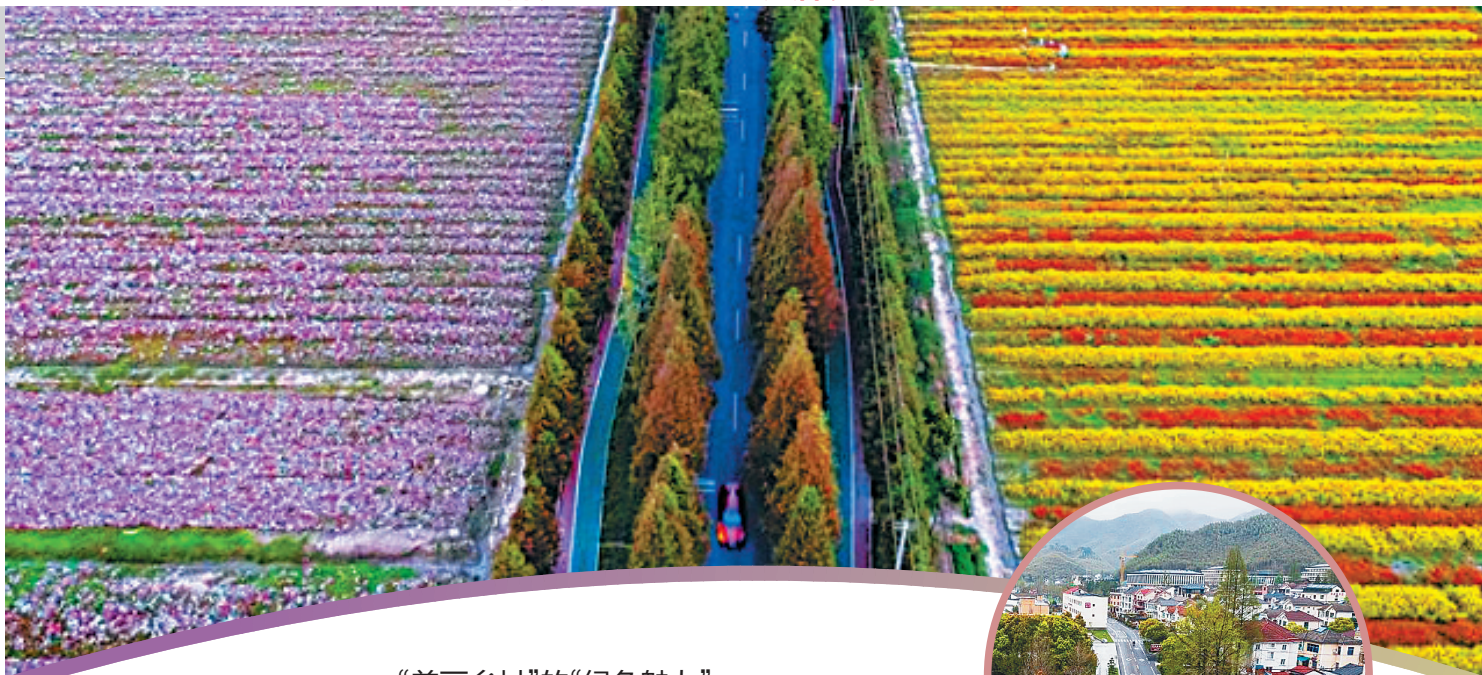


琼浙携手 人文对话·美丽乡村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的美丽风光。沈海铭 摄

“美丽乡村”的“绿色魅力”

冬日暖阳,琼北火山口脚下,海口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又迎来一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昔日这个满眼是丢荒石滩的小村庄,如今里里外外换了模样,黝黑的火山石、青翠的石斛园在这里演绎出一曲“石与草之歌”——

近年来,施茶村坚持“不砍一棵树,不搬一块石头”,原生态种植石斛,因地制宜探索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致富路,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3600元提高到2019年的2.4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施茶村走出去寻找产业项目,引进企业投资,发展石斛生态产业,村民加入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分红,务工就业,变资源为资本,变农民为工人,变农民为股东,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农民收入显著增加,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高。”曾对施茶村进行实地调研的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杨英姿如是指出。

美丽乡村的“绿色魅力”有多大?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明星村”余村走一趟,同样能找到答案。

多年前,余村不少村民曾依靠大规模开山采矿为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两山论”的科学论断在这里首次提出。十多年来,依靠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指导,余村转变发展思路,将“卖石头”变为“卖风景”,在守住绿水青山的同时,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经济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休闲产业,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在这一过程中,余村关闭矿山和水泥厂,又把工业企业集体纳入园区,并转型发展绿色休闲产业,成为名声在外的“明星村”。如今,一个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样板正在浙北大地上迅速崛起。

“余村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村庄治理的各个方面,促进生态文明与乡村治理协同共进。既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乡村研究中心闻海燕认为,余村十五年来发展成就正是“两山论”引领推动乡村绿色发展的最好诠释。

变“绿色资源”为“美丽经济”

不论是施茶村,还是余村,它们的“美丽转变之路”藏着远见,其中离不开“生态”“绿色”等关键词。

杨英姿表示,美丽乡村建设绝不仅仅是改变村容村貌问题,也不仅仅是

“三农”中的农村问题,而是要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生产生活生态并行不悖、宜居且宜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可以说,美丽乡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综合载体和实践路径,建成美丽乡村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标志。

“绿色转型发展是践行‘两山论’的必然路径,也是浙江乡村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秀梅对浙江乡村绿色转型发展有着长期观察,在她看来,浙江乡村的绿色转型发展有着自身的时代背景,快速发展带来“成长的烦恼”要求发展转型,政策环境促动发展转型,“两山论”的实践助力转型。

乡村要绽放永续之美,需要让“绿色资源”散发出“美丽经济”的光彩。

闻海燕认为,绿色发展观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以经济绿色化为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调共生。“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必然要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绿色转型,要求村庄文化发展、村庄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村民生活方式都要随之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否则将阻碍生产力的绿色发展,阻碍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协同发展。”闻海燕指出。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涸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讲生态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不管是‘涸泽而渔’,还是‘缘木求鱼’,都不是海南需要的发展方式。”海南大学法学院马莉莎结合例子说道,“美丽乡村会客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成功亮相,向世界展现了海南乡村之美与生态环境的魅力。

张秀梅认为,在“两山论”指引下,各地不断推动完善生态发展体制,生态资源和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成为驱动乡村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的有力驱动,市场机制在绿色发展转型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以“有力之手”引领美丽升级

在“两山论”视野下,美丽乡村建设思路着力点在于项目前端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以及项目后端着力进行产业培育与系统提升。

“施茶村主要是依托独特自然生态条件,吸引企业投资发展铁皮石斛种

植,开发建设了施茶村火山石斛园,切实实践着‘良好生态+绿色发展’。”

杨英姿指出,发展“美丽经济”不仅要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制度体制机制构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使经济发展同环境退化脱钩,不再以毁坏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得金山银山,更要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生态产业,将绿水青山变成“金饭碗”,向生态效益要经济效益,通过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强生态效益,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如何引领乡村美丽升级?杨英姿进一步解释,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发展“美丽经济”,美丽乡村建设不应千村一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筑牢美丽乡村建设的生态基础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要以农民为主体、依靠集体经济发展“美丽经济”,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且,要以现代生态农旅融合发展“美丽经济”,走现代化乡村振兴道路,寻求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开放的有机统一。

结合自身生态“底色”,探索各美其美之道,乡村才能探索更多振兴进化的新路径。

张秀梅分享了浙江嘉兴市缪家村的新农村转型发展案例,介绍这一缺乏自然资源优势的村庄,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开展的发展动能转换、社会治理出新和乡土文化传承实践探索经验。

缪家村没有名山胜水,没有千年古迹,本身自然禀赋并不突出,那么如何推动绿色发展转型?以什么为路径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此张秀梅指出,“在缪家村的转型路上,基层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地村镇两级党政机构主要通过顶层设计、硬件升级、产业打造和品牌运作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大云特色、符合缪家实际的美丽经济发展模式”,此外,缪家村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高质量绿色发展有效融合,互相促进,也是缪家村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做法。

“余村在推动生产方式转型绿色发展的同时,从村庄治理、村庄文化、村民生活、村庄生态的多个方面推动绿色发展。”闻海燕介绍,余村推动绿色发展具有多重维度,具体来看,其中包括坚持绿色经济主导的生产方式;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绿色发展奠定生态环境基础;培育塑造生态文化;坚持绿色发展创造绿色生活;把绿色发展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等内容。□

『两山论』引领美丽升级

文海南日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刘冰一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山清水秀与美丽村庄,是游子数不尽乡愁的寄托,也是时代发展变迁中被一次次关注的命题。在“2020《海南周刊》文化学术年会·源远流长——琼浙文化对话会”上,与会嘉宾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发展等话题,结合实例,深入探讨“两山论”对乡村绿色发展和振兴的经验和价值。



海口市秀英区施茶村。张茂 摄